

藝 文 叢 刊

朱子讀書法

[宋]張 洪 等

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
建議：文史 藝術

9 787534 055614 >



9 787534 055614 >

定價：26.00 圓

藝
文
叢
刊

藝

文

叢

刊

朱子讀書法

[宋]張 洪等

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朱子讀書法 / (宋)張洪, (宋)齊熙編 ; 馮先思點校.
— 杭州 :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, 2017. 1
(藝文叢刊)
ISBN 978-7-5340-5561-4

I. ①朱… II. ①張… ②齊… ③馮… III. ①朱熹
(1130-1200) — 讀書方法 — 研究 IV. ①B244.75;G79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6)第318986號

朱子讀書法

[宋]張洪齊熙編 馮先思點校

責任編輯：屈篤仕
整體設計：傅笛揚
責任印製：陳柏榮

出版發行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(杭州市體育場路347號)
網 址 <http://mss.zjcb.com>
經 銷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
製 版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
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務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·第1次印刷
開 本 787mm×1092mm 1/32
印 張 4.25
字 數 71千字
書 號 ISBN 978-7-5340-5561-4
定 價 26.00圓

如有印裝品質問題，影響閱讀，
請與承印廠聯繫調換。

點校說明

《朱子讀書法》四卷，宋張洪、齊熙同編。本書輯集宋儒朱熹有關讀書的言論，多取材于朱熹文集以及當時流傳的各種朱子語錄，由於編錄于宋代，所見語錄與今傳《語類》之文，間有差異，因此也具有獨特的版本價值。

此書編者張洪字伯大，齊熙字充甫，皆江西鄱陽人。據張洪自序可知此書最初由朱子門人輔廣所輯，宋咸淳中，張洪分教四明，熙適客遊浙東，遂相與商確是書，而刻諸寧波學宮。

朱子集宋代道學之大成，不僅在其生前已有極廣泛的影響，其身後更是獲得朝廷的推崇，成為後世意識形態的指導思想，因此研習朱熹的著述，學習朱熹的治學方式也成為歷代士子的必修功課。

但是此書在宋元刊刻之後，即罕見傳本。清代乾隆年間修纂《四庫全書》之時，四庫館臣才又從《永樂大典》中將此書輯錄出來，釐為四卷，收入《四庫全書》之中。

但是此書仍然流傳不廣，至晚清、民國時，此書才出現為數不多的幾個刻本，有《知服齋叢書》本、八旗書院刻本、復性書院叢刊本（民國刻）等數種。本書整理即以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為底本，校以《知服齋叢書》本，部分文句還參考了朱熹的文集以及《語類》略事校改。

點校者

二〇一六年十月

目錄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	一	朱子讀書法卷三	
編定朱子讀書法原序	二	綱領	六四
朱子讀書法卷一		循序漸進	六九
綱領	七	熟讀精思	八四
循序漸進	一六	朱子讀書法卷四	
熟讀精思	二八	虛心涵泳	九三
朱子讀書法卷二		切己體察	一一三
虛心涵泳	四一	著緊用力	一一八
切己體察	五二	居敬持志	一二三
著緊用力	五六		
居敬持志	六〇		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

《朱子讀書法》四卷。臣等謹案，《朱子讀書法》四卷，宋張洪、齊熙同編。洪字伯大，熙字充甫，皆鄱陽人。事蹟無可考。據洪自序，咸淳中，分教四明，熙適客遊浙東，遂相與商確是書，而刻諸鄞泮。其書本朱子門人輔廣所輯，巴川度正嘗屬遂寧于和之校刊，鄱陽王氏復廣爲後編。洪與熙又因而補訂之，以輔氏原本爲上卷，而以所續增者列爲下卷。皆以《文集》《語類》排比綴輯，分門隸屬。雖摭拾抄撮，裨販舊文，不足以言著述，而條分縷析，綱目井然，於朱子一家之學，亦可云覃思研究矣。元時板已不存。至順中，江南行臺御史趙之維重鏤於集慶路學，故《永樂大典》全帙收入。原編卷次，已不可考。今酌其編帙，釐爲四卷。俾講新安之學者，有所考證焉。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。

編定朱子讀書法原序

聖賢之書，聖賢之言也；聖賢之言，聖賢之意也。學者學爲聖賢而已，既爲聖賢之學，必將因其言以求其意。得其言而未得其意者有矣，未有不得其言而得其意者也。傳說之告高宗曰「學于古訓，乃有獲」。吾夫子亦曰「好古，敏以求之」，「何必讀書，然後爲學」，見哂於聖門也宜哉。皋夔所讀何書，世率以斯言藉口，豈知帝王盛時，化行俗美，凡塗歌里詠之所接，聲音采色樂舞之所形，灑掃應對冠昏喪祭之所施，莫非脩道之教，固不專在書也。三代而下，古人養德之具，一切盡廢，所恃以植立人極者，惟有書耳。此書之不可不讀也。然讀聖賢之書者爲不少矣，鮮能至於聖賢者，讀之無其法也。漢唐說義理如說夢，其間大儒，言正心而不及誠意，言誠意而不及致知格物。法之未立，學者將安適從乎？故以了悟爲高者，直謂格言大訓爲胸中之障礙，書且無取，何取於法？以記覽爲工者，又不過誇多鬥靡，務以榮華其言，希世取寵而已，法於何有？過猶不及，等之爲無得於道也。不有先覺，何以淑其

後？紫陽夫子生於建炎庚戌，上符洙泗之運，遠紹濂洛之傳，吐辭爲經，家藏人誦，言滿天下，皆去言也。然門人輔公所編讀書之法，所以呼迷塗而飭稚昧者，尤爲深切著明。甲寅，便殿奏疏，拳拳以爲食芹之獻，直謂此愚臣平生艱難辛苦，已試之效，雖帝王之學，無以易之。豈苟云乎哉？洪嘗與親長德勝齊君增多而臚別之，鄉友王君復盡索紫陽諸書，做爲後編，輒又同爲之編定。於是首尾具備，條貫秩然。學者儻慨然知俗學之可厭，聖學之可傳，於文公之法信之篤，行之果，使精神之胥契如師友之相逢。以此而讀書，其亦異乎人之讀書矣。聖賢之意，如日杲杲，豈待單傳密付而後有得於道哉。咸淳乙丑，洪分教四明，齊君適遊東浙，益相與商榷是正，其書乃成。嘗謂此書之行，可使人人知道，人人爲聖賢，而受用之淺深，則在夫人信向之分數耳。洪一日袖呈師帥大參西澗先生，先生捧誦驚喜，謂足爲後學指南，不負儒先真切誨人之意，助費召匠，亟命鋟梓，與學者共之。吁，聖人復起，不易文公之言。文公可作，所以誨人者，不過如此。此義之存，上帝臨汝，是又非學者爲聖賢之一助乎，盍相與懋敬之哉？雖然，文公嘗謂學不是讀書，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，此語殆有深意。昔潘氏《磨鏡帖》云：「僕自喻爲昏鏡，喻書爲磨鏡藥。當用

此藥，揩磨塵垢，使通明瑩徹而後已。若積藥鏡上而不施揩磨之功，反爲鏡累。」豈非道理合下皆具。用力之久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反身而誠，萬物皆備，豈拘拘尋行數墨間哉。因取晦庵《觀書有感》二詩附于編首，以發言外之意云。丙寅孟春，後學番禺張洪拜手書于鄞洋。

晦庵先生觀書有感

半畝方塘一鏡開，天光雲影共徘徊。問渠那得清如許，爲有源頭活水來。右一
昨夜江邊春水生，蒙衝巨艦一毛輕。向來枉費推移力，此日中流自在行。右二

讀書法者，文公朱子之所常言，而門人輔公漢卿之所編集也。嘉惠後學，可謂至矣。巴川度侍郎正屬遂寧于和之校而刻之。外舅雙澗張先生家藏刊本，庶因得借觀，天球琳琅，不足喻斯寶也。但其間踈略未盡，雜亂無倫者，間亦有之。則恐學者未能見之瞭然，何以其守之確然哉？故竊疑此漢卿草定，而未脩改之本。庶僭於暇日，與鄉親友龍山張君伯大因其舊文，及取文公之言此而漢卿之未錄者，相與搜

集附益，更易次第。先定綱領，以載書之所當讀之故，與讀之所當務之說。復於中撮其樞要，釐爲六條，曰循序漸進，曰熟讀精思，曰虚心涵泳，曰切己體察，曰著緊用力，曰居敬持志，而著其說於每條之下。於是綱領條目，粲然明白，爲上下兩卷。蓋將按爲定式，確遵謹守，尚企及文公之萬一。凡我同志，皆當從事於斯也。竊嘗論之，天下之事，莫不有法，法莫不有要，得其要而遵守之，則爲其事者，雖與人同，所以爲其事者，實與人異。他日所就，必有卓然非儕流之所及者，末藝且然，而況讀書爲吾儒之大業乎。秦漢以來，知讀書者衆矣，然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。其務外者爲誇多鬥靡；其厭煩者爲獨觀大略；其平凡暗翫者，不過尋行數墨，爲蠹魚，爲書肆；其邪僻者聖讀而庸行；其詭佞者則借聖言以文姦而已。求其下帷潛心如仲舒者，已寥寥間見，況望其如濂溪、關、洛諸老先生，明聖道之蘊奧，傳聖心之精微乎？是則彼非不讀書也，讀書而不得其法也。惟我文公，稟命世之才，負離倫之識，而尤篤志於聖人之學，其爲學也，窮理以致其知，反躬以踐其實，而貫之以敬。其窮理則以讀書爲本，其讀書則以六者爲法。平日之所自務，與其所以教人，每切切乎此。雖致之聖君，言之賢相，亦必欲其急先乎此。此所以卓然能承道統之傳，啓道學之

秘，盡發聖經賢傳之蘊，大開天下萬世之蒙也。嗚呼盛矣！豈非文公之讀書與人同，而所以讀書與人異，固若是耶？六者之法，有前賢之所已言者，亦有前賢之所未及，而出於文公之獨見者。誠能確遵謹守，罔有踰越，則窮理盡性，脩身齊家，以至得時行道，而極於堯舜，其君民莫不自是基之，其功用豈淺哉。抑愚謂，從古聖賢，非不言讀書也，而每教人讀書以窮理，則至文公而愈切。關洛大儒，亦非不言讀書之法也，而及於循序致精，與先看易曉者之云，則自先生而始見其愈切者。正如孔子多說仁字之意，其始見者同於孟子性善養氣之功，學者尤不可以不知也。龍山君孝謹清修，自幼用心於聖賢之所謂學。十五年前相與編類此書，咸淳乙丑，熙適留會稽，而張君職教四明，郵傳如織，因得益加是正而更定之，於是無復遺恨。張君且欲刊之鄞泮，以惠多士，是豈徒此書之幸。學者遵是法而力行之，斯道其幸乎。其年秋仲，番陽齊庶充甫謹序于越之蓬萊閣。

朱子讀書法卷一

宋 張洪 齊庶 同編

綱領

陳希周問讀書修學之門。先生曰：所謂讀書者，只要理會這箇道理。治家有治家道理，居官有居官道理。雖然頭面不同，然只是一理。如水遇圓處圓，遇方處方，小處小，大處大，然只是一水爾。

人之生，道理合下皆完具，所以要讀書者，蓋是未曾經歷見得許多。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，所以寫在冊子上與人看。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。

先要讀書，理會道理。蓋先學得在這裏，到臨時應事接物，撞着便有用處。

而今只管說治心修身。若不見這箇理，心是如何地治？身是如何地修？若如此說，資質好底便養得成，只是箇無能底人；資質不好，便都執縛不住了。傳說云：

「學於古訓乃有獲。事不師古，以克永世，匪說攸聞。」古訓何消得，讀他做甚底？蓋聖賢說出，道理都在裏面，必學乎此，而後可以有得。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，聖人教人讀書，只要知所以爲學之道，俗學讀書，便只是讀書，更不理會爲學之道如何。

先生記婺源藏書閣有曰：道之在天下，其實原於天命之性，而行於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朋友之間，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，而存於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春秋》、孔孟氏之籍。本末相須，人言相發，皆不可一日而廢焉者也。蓋天理民彝，自然之物則，按原本「物則」誤作「初則」，今從朱子文集改正。其大倫大法所在，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。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，而垂之萬世，則其精微曲折之際，非託於文字，亦不能以自傳也。故伏羲以降，列聖繼作，至於孔子，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，粲然大備。天下後世之人，自非生知之聖，則必由是以窮其理，然後知有所至，而力行以終之，固未有飽食安坐，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，兀然得之也。故傳說之告高宗曰「學於古訓乃有獲」，而孔子之教人亦曰「好古，敏以求之」，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，其亦可知也已。然自秦漢以來，士之所求乎書者，類以記誦剽掠爲功，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。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，而相與馳騫乎荒虛浮誕之域，蓋二者之蔽不

同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。嗚呼！道之所以不明不行，不以此歟？

先生記稽古閣有曰：人之有是身也，則必有是心。有是心也，則必有是理。若仁義禮智之爲體，惻隱、羞惡、恭敬、是非之爲用，是則人皆有之，非由外鑠我也。然聖人之所以教，不使學者收視反聽，一以反求諸心爲事，而必曰「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」，又曰「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而力行之」，何哉？蓋禮雖在我，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，則不能以自見；學雖在外，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，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，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。世變俗衰，士不知學，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鬥靡，以爲利祿之計，其有意於爲己者，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，而無俟於他求也。是以墮於佛老虛空之邪見，而於義理之正，法度之詳，有不察焉。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，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，則又不知循序致詳，虛心一意，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。是以急遽淺迫，終不能浹洽而貫通也。嗚呼！是豈學之果不可爲，書之果不可讀，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，果無益於後來也哉？道之不明，可歎也已。

先生曰：學者望道未見，固必即書以窮理。苟有見焉，亦當博考諸書，有所證驗而後實，有所裨助而後安。不然則其德孤，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，潛心大業何

有哉？矧自周衰教失，禮樂養德之具，一切盡廢，所以維持此心者，惟有書耳。又曰：人嘗讀書，庶幾可以管攝此心，使之常存。橫渠有言：「書所以維持此心，一時放下，則一時德性有懈。」又曰：讀書一舉兩得，這邊理會，又到這邊，又存得心，詎可輻輳輕傳，遂指為糟粕而不觀乎？要在以心體之，以身踐之，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。以是存心，以是克己，仁豈遠乎哉？

或問讀《論》《孟》之法奈何。曰：「循序而漸進，熟讀而精思可也。」曰：「請問循序漸進之說。」曰：「以二書言之，則先《論》後《孟》，通一書而後及一書。以一書言之，則其篇章文句、首尾次第，亦各有序而不可紊也。量力所至，約其程課而謹守之，字求其訓，句索其旨，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。如是循序而漸進焉，則志定理明，而無踈易凌躐之患矣。是不惟讀書之法，實乃操心之要，始學者不可不知也。」曰：「其熟讀精思，何也？」曰：「《論語》每章不過數句，易以成誦。成誦之後反覆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，以須其浹洽可也。《孟子》每章或千百言，反覆論辨，雖若不可涯者，然其條理疏通，語意明潔，徐讀而以意隨之，出入往來以十百數，則其不可涯者，將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。大抵觀書先須熟讀，使其言